

天山游

目行名

游雜山

記記記



山
行
雜
記

宋
彥
著

中
華
書
局

此據寶顏堂祕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山行雜記

余觀記山水者多矣。連篇累牘，無不自以爲適於山水者。細按之，則不然。蓋人好山水，必其厭苦世網塵纓，而藉山水以發其清恬閑曠之趣。若夫胸中廓然，自能清恬閑曠，將無往不適。又何必適于山水。故凡待山水而適者，必其心先有所不適者也。以不適求適，何異于以八音娛費，以五色治臂。安能定其致趣，得其情性哉。近世一二名家，每擇名嶽而游，游必記，記必倣古文辭，即多雅馴，而求其一覽了然，若身涉其中者，殆未之有也。乃知紀勝叢狐，良不易得。下者記姓名，中者著形象，上則能使煙雲淋漓，千百世入人眉睫。至于能宣游者之高致，考風俗之利病，又豈特盤情娛目，把玩清賞已哉。柳柳州鐫諸篇，實堪傳神。進而漁父江星屈大夫，至今不死，更求其至，則三百篇田工士女，言言自適。蓋能自適者，觸景寓物，每得其真，卽自陳其不適之情。政所以爲適耳。余非能適者，而登山臨水，時能以清恬閑曠心記之，詞無詮次，曾不知於諸公雅馴者何如。第稱曰山搗杓水，春秋尙庶幾焉，而史外傳心，亦時見於筆端云爾。

華亭宋彥識

陳眉公訂正山行雜記

三月十六日入山。乘款段徐行。道經嘉興觀下莊橋萬壽寺。道上杏花夾繁李。山桃盛開。遙見香山碧雲諸峯。半山如積雪。白雲撲面。香氣襲骨。前視家口。輿馬絡繹。回顧小車載瓶粟。轆轤輕陰嫩綠中。便是葛翁移居圖。惜余不久。又將出山耳。

抵青龍橋東張氏房寓。下馬倦甚。小憩。至日下春策蹇至玉泉山。訪千賢僧。歸已暮矣。酌村醪三四杯。步橋上。淡雲微月。煙樹朦朧。四山夾水。兩水夾橋。橋下流水。習習有聲。徙倚久之。四顧村中燈火。光滅盡。乃歸。歸坐窗下聽雨。更餘乃寢。

曉起。雨初霽。開南窗。見甕山磊磊。諸石如洗。出紺玉。啓北扉。望金山松柏蒼葱。掩映臺殿。翠色欲滴。忽白煙一縷。如線亘天。漸遠漸分。如蓋如席。白雲四出。晴色朗然矣。急握筆記之。乃俯沐甕山前仁慈菴。荒敗有古意。入門三百武。兩傍椿樹夾之。登石磴二十級。有堂三楹。兩廡翼之。西廡前爲樓。看山下水田。綠映北壁。數楹外卽西湖。恨樓卑不能多得水。使十里澄光。若縞帶耳。

仁慈庵左爲圓靜寺。寺門度石橋。大道通湖堤。門內半里許。從小徑登臺。精藍十餘室。室西爲殿三楹。左右各精舍一間。面全湖水色。地據山腰。觀湖第一處。余欲暫假信宿。士人云。其主僧號淨香。住西方菴。

富甲西山，非顯要，不交。那得輕留宿。余訪之，果然。復從右小徑得一僧舍，湫隘殊甚。其僧老病，一徒乞食于四方，遇余欣然，因留宿。

青龍橋南里許，爲西方菴。東望據湖杪一區，菴左爲中貴義塚庵。今受司禮三十餘人，供養下院，頗多湖上膏腴水田，皆屬主僧，僧甚富。梵宇不雄偉，而極精嚴。庵後一樓，尤工緻。余訪淨香，久不得見，一僧出揖，桀然有貴人風。

京師城內外諸山諸名利，皆有下院，居俗人家，所稱名師苦宿，亦時過其地。京師名爲和尚家。西方庵稍南，爲三元寺，甚隘，而頗得水木之勝。青龍橋北半里許，爲曹家山妙應寺，殿局不開，殿左傍小逕直上里許，從東山坡百武趾西轉，登石級三十餘層，爲毘盧殿，山高望湖，僅若一盆盎。東顧都城雉堞，左臂可扞，聽橋下水，若挂千琴于松間。風吹無斷續聲，與下聽者迥絕。

看水宜近，看山宜遠。聽水宜高，水近則曠，山遠則深。聽水愈高，則聲愈響。

西湖北岸，長堤五六里，砌石古色可愛。夾堤煙柳，綠蔭參天。樹多合抱者，龍王廟據其中，僅僅一廬耳。堤下菰蒲荇藻，交映翡翠。西北諸山環遶，颺鴈滿中流，羣飛聲振林木。夏月行堤上，內視平曠千頃，綠雲撲地，外視波光十里，空瀟際天。諸峯秀色，在眉睫間，絕無武陵脂粉氣，更可贊也。

西湖水，每合計重三兩，山間井水，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。湖水淡微甘，山間水則甘而冽耳。

春雨淙淙二日，霽後登山看花，俱茲茲不禁。李花微作黃色，杏白如粉，海棠酡色，退盡少頃，風掠山巔，松

濤頓發。飄舞滿山如積雪。花事至此遂盡。

度三元寺卽功德寺。昔時壯麗。直比低園。今廢矣。聖駕幸西山。於此駐蹕。牆外古松園之盡。作蛟龍偃蓋。中則森列古柏。青皮溜雨。紫色參天。山勢回竒。拱揖入之。真深山窮谷也。

日將入。步西湖堤。右小龍王廟。坐門闌。望湖。湖修三。倍於廣。廟當其衝。得湖勝最全。牆東角臨湖。有一線路。側身轉入。隙地半規。更堪坐。坐少許。山作赭色。已而霞光萬道。貫地亘天。被堤綠楊。如城隔水。山如青絹。水紋如絳。穀鋪地。既若紅色。欲燃。久之。霞漸紫。而暝煙合矣。月色東上。燦燦浮動。鎔金跳溢。山漸白。樹稍青。所稱玉漱金塘。不是過也。

西湖蓄水。專以資運河。湖濱多水田。春夏間頗苦旱。夏秋間又苦澇。莫若專設一司。精究水利。湖宜開廣。濬深。諸山水溢。則能受諸田。苦旱。則能洩。閘司又俟淺深以啓閉。則運無阻滯。而三輔內膏腴。可相望矣。問土人勝游處。必稱碧雲香山。余殊以爲不然。乃望山路。透過處。隨山行。遠功德寺後。過金山口。見一高峯。插天峯頂。時見紺殿角。急趨之行數里。道經諸王寢園中。丹垣碧甃。蒼松翠柏。時掩映馬首。而荒寂絕無僧舍。民居路多礫石。不可行。向所見紺殿。已不可卽矣。僅見一谷口。頗幽邃。騎不能上。乃下馬步上。坡三里許。山路稍南。則南行度大壑。沿壑行。又三里許。朱門煥然。上書寶藏精籃。入門南向。上石磴。荒圯傍深壑。頗可畏。二里許。見廢寺。披宿莽。陳茅而入。入門百武。上石級。爲天王殿。再百武。上石級。爲寶藏殿。殿右傍小逕。上石棧。棧凡五轉。每轉可二丈餘。棧盡爲臺。臺有觀音殿。二十里外所見紺角者。卽此也。殿前

視門外嶺。若樹屏在門。則向之所謂高峯。插天者耳。更上度數嶺。嶺巖辭陟峻。攀莎草根。宛乃上。可十五里許。登中峯頂。東瞰宮闕閭閻。歷歷可指。南望房山。北望居庸。若聲響可應。爲諸山第一奇觀。下嶺從舊路。下石棧盡處。觀甘泉。泉在石罅中出。甘冠西山北寺。係正統四年。爲西域僧道深建。深爲金碧峰弟子。與解學士紳胡宗伯。濃成國勇友善。游金山口。過此山。得甘泉一掬。因留此建蒼翠庵。後勅賜名寶藏寺。泉從殿前行。上下有八景。今泉非故道。八景蹤跡不可尋。寺亦頽敗矣。然而古意雄觀。更爲增勝。未審數百年後。碧雲香山。得似之否也。

十九日早。步湖上。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句。思都門有遠行客。宿甫仲舍。且祖道折柳以贈。而余不得爲南浦別。大爲黯然。

功德寺西二里許。爲玉泉山。山下有望湖亭。亭臨半規池。池中一石塔。僅露頂。頂沒則是歲苦澇矣。池名臨湖。湖自此二樓至山前。右折而南。爲金山寺。左上臨石壁數丈。下渟一泓。南北修二畝餘。橫半之。復折過寺前。泉皆從石底噴出。汨汨有聲。清徹如鑑。四散灌田數百頃。山有二洞。名上華嚴洞。下華嚴洞。寺亦名華嚴寺。寺室僅僅數楹。而俯瞰湖光。殊可喜。上洞深十餘丈。寬減之下洞亦如之。獨洞前皆屏以高垣。便不得外眺。則殊不可曉也。

金山寺東廂三楹。推窗臨石壁看水。朝曦夕月。別有奇觀。西山中觀泉第一處。金山寺轉右爲玉泉山。西名瓦絮頭。西向有隆佑菴。數廡門有垂楊柳。內蒔名花。時卉楚楚可觀。

從玉泉山後北行三里許。有真武廟。爲金山口。金山逶迤五里。度嶺凡二。中嶺鑿石通道。下嶺四里許。至冷泉村。過村。每見道傍有水田。水無蓄滯。亦無一線飛流。每每於田間見水竇如鉢如釜。泉從底噴起。底見白沙非石也。一竇之水可灌數畝。更二里許。村曰泰州。務後卽畫眉山。山有黑龍王祠。入門上石級。碑亭一。再上石級。列碑亭三。皆歷朝禱雨靈應而記也。再上石級。小殿三楹。中居龍王像。碧甍丹棟。燦煥可觀。自下亭東下。歷石巖甚奇古。乃見龍湫。圍廣十畝。水從石罅中潰。而泉底正出。與玉泉同。酌之。涼沁入骨。覺玉泉微甘軟。從東垣下。溢出田間。潺潺有聲。川氣直冒山嶺。山前俱成水田。然不能如玉泉之綠雲彌望也。

自冷泉至烏龍潭。數里內俱可成水田。惜僅寥寥數塍耳。土人云。祭不及至玉泉之堅實。以水太寒故也。余旣遊烏龍潭。不欲循故道歸。間行路云。度高嶺卽臥佛寺。策蹇趨之。復遇童子指曰。此嶺絕高。名半天雲。當避之。而從南邊數里得卑嶺。易度。余喜半天雲之名。竟趨高嶺。嶺間如髻。度一嶺。一髻復起。如是者十三嶺。始得登巔。每嶺可二里許。易則騎。險則步。將躋顛三嶺。益險不容騎。路隘若一線。所謂前人視後人冠頂。後人見前人履底者也。始百步一息。再五十步一息。再三三十步二十步。步不勝苦。息則得遠眺。闕外諸峯。苦足娛目。聊得自慰。四面數十里皆童山。絕無樹木。不聞人煙矣。登頂四望。雲在半山。彌漫不見山根。望都城如綦組。一片平鋪。僅能數天寧慈壽白塔諸浮圖。不能若寶藏頂分明也。下嶺三里許。復值一峻嶺。如磨盤。每盤直下三百武。凡五十四盤。至山腰。不數仰山十八矣。嶺盡得石坡。路甚滑。七八里得

廣泉寺。傍水行出臥佛寺。乃歸。

臥佛至玉泉道上有壯節祠已傾圯。左傍卽其墓道。柏悅古碑文乃諡祭文曰。某年月日。遣某官。想重修時不能考而然者也。文中稱崇安侯。諡壯節譚公。而無其名。蓋靖難武臣戰死者耳。

十九夜。燈下遣奴子入城。作書致友人。凡六封。握筆娓娓不休。臨發有不盡重題紙外。若題家信。因吟明朝更度桑乾北。遙望并州是故鄉詩。大爲切厭。

是夕倦甚。靜坐久之。偶思居城市日久。便欲入山求靜。恐非真靜。政是好動一念。惟久而無他念。乃真好靜耳。既而思之以爲不然。坡公云。凡人坐久思行。眠久思立。然而行立者。終知不若坐臥之安也。則城市安得與山林比哉。

半天雲嶺。雖無草木而石最可觀。凡所謂鍾鼎旗鼓。墩柱樓閣之形。伏虎飛龍。倒馬翔鷗之勢。礫礪磽碧。岬嶂嵯峨之奇。無不備具。所最奇者有三。一則石大如室。中有一線。若鋸分者。而內有石丁。復連不斷。一則欹側嶺上欲墜。中一穴可容身入內。空處五六尺。可趺坐。上復有二竅。甚明朗。一則方石三四丈許。黑色。有紫紋如梅花瓣。瓣中有細竅。取澗水灌之。水四面溢出如珠。想諸竅皆宛轉相通。天下奇石無踰此矣。臨臥。將斗鍋貯水置爐上。一覺後。漸聞潺潺聲。已而淙淙不輟。瀉石雲濤。夜靜逾響。側臥枕上。耳實則聲愈高。且鏗然有餘音。便不減錢塘戰鼓。乃知枕上聽湯泉。處處可得。惜乎人不解也。每思古人一丘一壑之言。以爲此真好山水者。蓋真好則一過心適之地。必誅茆結宇。耕雲鋤月。以終其身。頃刻不可離。

矣。若夫廣墓名勝，徒事游覽，是山水奴僕耳。至于鑿石引泉，高臺複宇，裝飾景物，又是游人奴僕耳。吾鄉趙凡夫庶幾於此而翫建精藍，亦覺多事。大率山水如交道，知己多不足以言知己，知己而感恩多則不足以報知己。故好山水者，必不廣陟山水，得山水趣者，必不求多於山水。

圓靜山房西垣小窗尺許，啓之見鄰僧屋後梨花一樹，燦爛奪目。少頃日光返射，瓊影瑤輝，映入滿室。昔稱玉山朗照映人，今喜得此玉樹。

北地入春少雨，每數日必一風。風則草木皆變，柳之甲拆綻眼，破顰垂線，無不藉風道路。青草亦然。唐羅鄴春風詩云：「賸添芳草池塘色，信不謬也。」

從望湖亭度嶺五六里許，爲臥佛寺。寺前列古柏百株，翠色可愛。度白石橋，山門爲樓，建白石塔於上。殿宇廊廡偉麗，兩夾道皆僧舍，向南層列，各精雅有致。殿右側出小門西數十武，有巨石突然中立，高可三丈，鑿石爲級以上，上有觀音堂一楹，前臨池。右有泉有橋，四圍皆石壁古樹。度橋爲隆教寺，泉從寺前度。泝泉行，逶迤宛轉二里許，則爲錚泓淵，激聲矣。復循水行二里，上嶺爲五華寺。寺當山口，如壘口一罅，外眺極有別趣。下嶺復循水行，再登一嶺，爲廣泉寺。寺亦古，泉亦稍烈。再上即通山北道也。循故道下，復上得圓通菴。菴右爲太和菴，泉水源于此。一方亭據其上，傍泉多烏捍，文杏、秀石、峭壁相錯。凡漱石縈叢，回湍咽漱，飛絲挂布，噴玉灑珠，無所不備。度泉有鳥道，行三里許，得普濟廢寺。寺前一嶺，上有小園，中一石如鉢，水冬夏不涸，取汲多于此。過此則山益深，中有狼跡，遂不敢上而止。

臥佛南度嶺三里許，爲碧雲寺。蒼松翼門，遙見翠微影，紺殿朱門，亦自可喜。入門，殿宇大約同臥佛，而僧寮在兩廡後，東西向單列，無幽邃意。殿前二方池，石甃楚楚，蓄金魚。游人以爲奇觀。石傍小徑至石壁下，一泉出焉，清甘可酌。其陽有方亭，修竹叢叢，大有瀟湘雨色。殿後石塋甚夥，爲于中貴塚，故亦名爲于公寺。

碧雲南三里許，爲香山。山逕兩傍夾嘉樹，四面多果園。花時如錦，入山漸高，樹益嘉，新松偃蓋，弱藤懸鉤，迂迴林谷，出沒煙雲。寺極新煥，石橋廣數丈，據平坡，曠有幽致。殿宇亞碧雲，而僧舍蕭散勝之。殿後爲真武殿，石級僅十餘層，而兩傍緣以鐵鎖，蓋效製太和山也。左入觀音閣，閣右爲軒三楹，御書來青軒，憑欄遠眺，疊翠深雲，俱廊廡間物。夜坐，遲月上千峯，次第掩映，流泉數曲，若縞帶銀繩，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紫間，極爲佳勝。無月時，夜半起看星斗，珠輝鑲鑲，露露凌霜，樹色有光無影，山嵐宿露微分。此山中第一景，人不易知也。

香山碧雲臥佛，山本相屬，游者亦無不並稱臥佛。稍久，樹蒼古可玩，而又多烏桕。秋時滿山紅樹，掩映飛瀑，其勝在泉。香山之勝在逕，逕之勝在樹，樹之勝在新秀。春時青若紫茸，高掩杏園；秋時黃樹蒼松，參差楓葉，爲西山第一境。碧雲有竹可觀，殊不逮兩山也。

香山嶺上至碧雲僅二里許，所經皆果園。路左右皆短石垣，極有幽趣。

山中最多者杏花，間有桃花。杏花較江南甚白，山桃花瘦而緋淺。李花穠艷倍江南，所以花時入山遙望，

滿山如雪。僧舍間有海棠甚珍。然亦玉質微梢生紅。不似雨中深紅也。

春暮。坐臥佛後泉水頭。聽泉聲激瀾而下。澗邊繁英飄墮時。綵結如搏旋轉。久之始得下。駱賓王聚花如薄雪。沸水若輕雷。爲此詠也。

香山南爲門頭村。村後爲萬安山。山門上建白石塔。爲弘教禪林。入門爲大神通塔院。登山逕臨大壑二里。有石橋度壑。爲曹家廟。徑轉折而上。繚以青垣。仰望旣少致。而室宇前復不得外眺。從東殿側有徑。徑有臺眺玉泉西湖如鏡。惜不於此地作室。稍北有樓五楹。樓左登石逕得一亭。俱少堪眺。出門上百武。爲翠巖寺。後室饒幽趣。寺右小逕環遠上。爲古碧雲。更間寂下寺度橋。又里許折一坡。左上有平臺。爲弘教寺。臺寬三四十丈。大亭據其陽。可四眺。入寺殿宇亦寬敞。殿後有泉飛遠方丈。而行甚清冽。循舊坡不半里。爲古聖祠。中列聖賢像。甚湫隘。而且傾圯矣。祠前上石磴二十級。爲中峯臺。登石磴三。磴皆三四十級。入門中堂五楹。翼以兩廡。俱精舍。中庭高松蔽蔭。不見日光。門右壘石臺。結方亭。亦名來青軒。適當山口。望千里平蕪。悠然心遠。西山中最勝。此爲第一。

曹家廟至中峯臺。凡數里。道傍雜樹。深秋時。蒼黃紫翠。無所不有。巖居最高處。傍臺多古松。松間鼠時竄。促上下。絕不畏人。

由古聖尋道。上嶺云可度。平陂余以足疲。不能往。竟中止。下一嶺。俯瞰香山。臺殿樓閣。參差松篁間。可作仙山圖畫。一粉本。山房夜坐。道人攜瓶汲寶藏泉歸。淪松蘿茗。雪清初瀉。碧綃破剪。滿室作九畹香氣。恨

無人共賞。適小童在都城來，携仲舍東至。中云：「二十三當訪余于山中，覽之喜甚，迴還復閱。」噉至七碗乃罷。

中峯下有鮑中貴墓，建香火，名延壽菴。前樹高垣，兩傍爲門，相去二里許，夾路古槐，中通廣道。門外二松皆合抱，千枝交起，翳蒼繁廣。門內二百步至山門，橫倍之，石級左右，屏列松四株，虬輪層蓋如畫。老勝於門外，入門復分立四株，庭廣半門外，上爲天王殿，殿內爲佛殿，極壯麗。山廡十三，授承之。殿後方丈亦相當，兩廡外更多精舍，內外庭祠亦極工緻。都下雅暢之地，無與爲比也。

中峯下南過龍泉禪林，爲靜妙庵，亦名滕公寺。蓋滕中貴墓也。由朱欄版橋入門，寺極藻飾，方丈在左，甚寬廣。出門循大道而南，度□惠寺，慈應寺，崇壽寺，宣化寺，俱荒陋，而石塔隣岫，紺殿隱見於松柏蒼翠間，極爲行人點綴。數里至萬佛閣，久圯新葺，閣九楹，中三楹供佛，東西皆書室，極清潔。几榻皆文梨赤檀，僧大圓一高足，甚韶秀，熟諳內典，過寺爲杏子口過嶺，道傍皆杏，杏皆百餘年，幹老勁，絕似金陵靈谷梅。山上杏較道上稍小，數里爲嘉應禪林，古柏四圍，外不見寺，再數里爲善應寺，登山卽平陂逕矣。始上山，度石梁，二三坡甚峻，上漸平，逶迤數里，幾至山顛，乃得寺，爲大圓通，殿前松甚古，寺俱頽廢，出寺門左渡澗，澗中石俱有金銀星，上里許爲寶珠洞，洞不盈丈，有僧寮在焉。從山回處，見杏子嶺北諸山水，極可喜。下山俯見杏林，真如堆雪，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。山右有龍泉菴，龍廣寺，右接代寺，再下復從右一谷入，得證果寺，再右得清涼寺，清涼荒廢殆盡，然仰看平陂，不減金陵祖堂看牛首耳。

登平陂最艱。獨宜花時。秋日。然其妙蓋在四散精靈古剎。尋幽探勝。襲陟有餘興。令人忘歸也。平陂南數里有碑。南山第一路。路甚廣。道傍皆古槐。路砌紫圓石。鱗鱗淨無塵。人煙鷄犬。縹緲雲中。不減武陵居。過承恩寺里許。爲海藏寺。循爲徑。徑兩傍俱嘉樹。幽古倍勝他山。三里許爲寺。四山駢羅相圍。獨此寺若當缺口。殿後方丈最高。望盧溝橋一帶水盤繞。行旅車騎可數。山中遠眺處不少。而此以得水爲勝。下寺門循古道。一橋當澗。道三分。一通寺。一通山後。一通上普濟寺。普濟太枯寂。爲度嶺處。

西山固多佳勝。然未得勝已先。碌碌塵盆中數十里矣。不若覓寓青龍玉泉間。出門便是山陰道也。惟雪中策蹇登山爲一快耳。

功德寺前度橋。循水行直至玉泉寺。門南二橋。過金山寺橋。蜿蜒六七里。孤蒲菱芡。絲柳青楊。叢羅屬繹。其間絕岸類堤。芳洲曲澗。紅彩碧滋。燦然奪目。竟日如在鏡中。行衣無纖塵也。

燕山極宜括鮑家寺皆合抱。云是八十年物。中峯菴曹家廟。云是三十年物。

山中諸泉。聞通寺前水第一。甘清香冽皆備。寶藏次之。甘稍勝。平陂諸山稍淡。碧雲玉泉稍軟。烏龍潭大冽矣。

眉山郭忠恕贊。空濛寂歷。煙雨滅沒。只此八字。一幅生絹墨妙。儼然在前。非深於畫者。不能爲此言。亦非深於畫者。不知此言之妙。余所寓山房。僅得容膝。四山圍繞掩映。短垣遮窗。窗前垣缺處。從綠楊景裡。晃朗一片湖光。千峯倒入。浮動墟煙。晴陰明晦。昕夕變態百出。不知於斯言何如也。